

请问有一个小奶狗男友是什么样的体验?

我一闺蜜男朋友就是小奶狗。

他在工作中面无表情，对她却委屈巴巴。

要她拦腰抱住，才肯说「我想你了」。

苏一芮想着，如果早知道带她的医生是季崆，打死她都不会来省医院的。

打不死，那就更不会了。

然而，现在说后悔已经来不及了。

她是苦逼的医学生，熬了这么些年，在看不见尽头的道路摸爬滚打了这么久，好不容易才接到了这个天上掉下来的馅饼。

她是矫情，但她不傻。

所以，到了报到的这一天，她规规矩矩地换上干净整洁的白大褂，郑重其事地别好「实习医生」的牌子，硬着头皮踏进了省医院的神经外科。

到了科室里，季崆还在查房，但是门口已经有好几个实习医生在候着了。

清一色的女医生，精雕细琢过的妆容，曼妙婀娜的身段。

把白大褂都穿出了阿玛尼的味道。

唯有她，素面朝天，中规中矩，是最端正的，但也是看着最格格不入的。

很快，季崆查房回来了。

他长相出众，气质超群，举手投足都透着与众不同的贵气，即便穿着白大褂，也不折损半分。

这样的人，注定是受人追捧，高人一等的。

这一点，她五年前就知道了。

如今看来，这种感觉不过是更加强烈一些。

他大步流星地走过来，捎带过来一阵消毒水和洗手液混杂的味道。不难闻，反倒透着一股干净清爽的气息。

「这就是这个月的实习医生吗？」他开口问，语气里没有多余的感情，很公事公办。

旁边有人接了话茬，他一边应着，一边往办公室走。

美女医生们迫不及待地往里追赶，她慢吞吞地落在最后。

进了办公室，季崆单刀直入地说了这里的规矩，表情淡漠，但到底因为对方是女孩子，语气还是带了三分柔和。

刚中带柔，恰到好处。

「第一，只能请教工作相关的问题；第二，凡事都先替患者考虑；第三，正视自己的角色。我是个公私分明的人，所以工作的时候不要掺杂任何私人感情。

「如果有特殊情况可以提前声明，我会酌情考虑。」

大家纷纷点头，看着很是乖巧听话，但面上是掩饰不了的灿若桃花。

之后，季崆又说了说科室的规矩和工作内容。最后，大家开始自我介绍，他一一应着。

苏一芮紧张到手心冒汗，在心底编排了无数种台词，但是在直视他的那一瞬间，舌头像是突然被人打了结。

一个字都没说出来。

呆愣间，就听见他匆匆扫了一眼她的胸牌，说了句：「小苏.....是吧？我记住了。好了，今天大家先跟着张医生熟悉一下科室情况，等排班下来，我再给大家安排具体的活儿。」

八个字，不到三秒钟的对话。

之后，大家抓紧这轻松的氛围亲近他，苏一芮被动地又退到了人群之外。她听到有人在问，她们应该怎么称呼他。

她听见他说：「你们不用像别人那样叫我季主任，叫我季医生就好。」

她莫名地又想起了以前的事。

他抱着她，像一头撒娇的巨型犬，哼哼唧唧地说：「只有我能叫你芮芮，别人不能叫！你也不能老跟别人一样，老季崆季崆地叫我，我喜欢你叫我大崆。」

而如今，他叫她小苏，她只能叫他季医生。

这五年，果真在他们俩之间划下了一道深深的鸿沟。

再难逾越。

2

和所有分手后的情侣一样，苏一芮也幻想过好多次她和季崆重逢的场景。

不管是物是人非的感慨，还是失而复得的喜悦，抑或是不相往来的决绝，她都想过。

甚至想好了该如何应对。

哪怕没有这些复杂的情感，毕竟是相爱过的两个人，再次重逢时，总会有一点与众不同的别扭吧？

但是她万万没想到，季崆能做到如此的云淡风轻。

原来，真正的放下并不是老死不相往来。

而是，即便重逢，也能像对陌生人一样客套寒暄。

这段感情中，放不下的，自始至终，都只是她一个人。

在了解科室规矩和工作内容的过程中，苏一芮也听到了不少关于季崆的八卦。

比如说，他是最帅最年轻的副主任医师，是神外手术做得最干净利落的主刀大夫，也是腰麻最好的人。对病人格外好，虽然待人并不热情，倒也从不端架子。

除此之外，流传最盛的八卦就是，季医生是个特别专情的人，有个恋爱了好几年的女朋友。平素里，女朋友送的手表、领带、项链等从不离身。

季医生平时虽然冷淡得很，不怎么近人情，但只要提起女朋友，眼底总是温柔无限。

导致人们都很好奇，能降得住季主任的女孩子，到底是何方神圣？

她越听面色越僵，心中衍生了无尽的悲凉。

五年前，他也是这么对她的。

熟悉科室不是个浪费时间的事儿，倒更像是走过场。

比起千篇一律的病房，大家伙儿对英俊逼人的季医生更感兴趣。

苏一芮不是很想见他。

如果说一开始不想见他，是害怕两人尴尬的重逢，那么现在就是单纯的不想去应对他的漠然。

她想早点回去休息，但是没有季崆的批准，她又不能擅自离开。

她只能在他办公室门口杵着，可是左等右等，都不见他出来。

直到所有人都走了，季崆才慢悠悠地出来。

看见她在门口等着，也不惊讶，神色如常。倒真是主任对实习小大夫的表情，有前辈的温和，但也不缺点到为止的疏离。

「还没走吗？」他问。

「哦，这就走，季.....季医生，明天的排班是我跟着你查房吧？」她有点没话找话。

「哦，不是。」他准备下班了，就开始解白大褂的扣子，语气也带了点不经意的敷衍，「临时换了一下，你明天先整理病历吧。」

整理病历是又累又没技术含量的活儿，实习医生都想跟着大神学习真本领，没人愿意去干这个。

一般情况下，就按排班走，轮到谁，就自认倒霉。

但也有例外，比如说向季崆央求，把这鸡肋的班换到其他倒霉蛋身上。

她愣神间，已经落后了季崆好几步，他把白大褂脱了，随性地挂在手腕上。

因为这个动作，他腕上的手表就越发显眼，黑色皮质的表带很是精致好看。

她也送过他手表，虽然不怎么名贵，但是他很喜欢，总是戴着，一刻都不离手。

因为他太喜欢，所以她也记忆深刻。

只不过，她送他的手表，表带是金属扣的。

3

虽说她没资格跟着查房，但是苏一芮还是一早就到了科室。

她哪有资格使性子，把活儿干得干净利索才是正事儿。

很快，季崆就查房回来了，和其他医生交流的时候也不忘指点那个实习女医生。对方面若桃花，有几分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意思。

苏一芮听着他流水般温润的声音，耐心而细致地给对方讲解，两人相谈甚欢。

她感觉有种异样的酸楚沿着心肺一直窜到鼻尖。

她一边鼻酸，一边又为自己多余的感情感到可笑。

查完房季崆就去参加早会了，那个实习女医生自然也跟着去了。

办公室瞬间就又只剩苏一芮一个人。

过了不多时，季崆就回来了，但是女医生没回来。

他把听诊器从脖子上取下来，声音还微微发喘：「整理好了吗？」

苏一芮赶紧收拾好自己七零八落的心情，恭恭敬敬地回答：「上个月的快好了，这月的还没开始弄。」

「别弄了，你过来，我给你讲几个病例。」他抬手打开了电脑，领口微敞，露了半截锁骨出来。

能听主任讲病例，那是例会或病例交流时才有的殊荣，一般的住院医师都没什么机会听。她一个实习医生，当真是被天上掉的馅饼砸到了。

她不敢胡思乱想，赶紧把笔记本掏出来，做好了洗耳恭听的准备。

电脑屏幕点亮，他也不避讳她，直接输了密码。虽然她识趣地调转头，但还是隐约看到了一些。

一组熟悉到让她忍不住要自作多情的数字。

「你往后点，别离我这么近。」季崆看着她凑过来的脸，眉心皱了一下，脸上有一闪而过的不自然。

苏一芮尴尬地往后退，不可抑制地又想到了从前。

季崆虽然是个冷漠傲慢的性子，但是和她在一起的时候，却总是喜欢腻着她。不管是站着还是坐着，都得把她搂在怀里。

那个只要不抱她就浑身难受的人，如今，连她稍稍靠近，都这么不习惯了。

病例一讲，就几乎是一天。

期间，她总是感觉季崆在看她，目光深沉缠绵，仿佛他们依旧在热恋。

但当她回头的时候，却只见他垂了眼，侧脸的轮廓半点温度都没有。

她怀疑是她思念成疾，出现了幻觉。

下班之后，她才见到了那个叫胡妮娜的实习女医生，正在同别人嘀嘀咕咕地抱怨。

「我是冲着季医生今天查房我才提出换班，谁知道他今儿早上突然和别人换了班，直接留在办公室了！害我跟着其他医生跑了一天，真讨厌！早知道我就不换了，倒是便宜那个姓苏的。」

她心底涌上来一股异样的感觉，但是想到季崆对她的态度，以及他腕上的手表，这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，也就渐渐湮灭了。

4

上班的一周后，她终于有机会跟着季崆去查房了。

她清楚得很，一个医生，只有真正进入了病房，接触到病人，才算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医生。

为了这次查房，她准备了很多。尤其是那个硬膜下出血的病人，病历典型，手术过程堪称经典。

这样的好病历，如果不是跟着季崆，根本没有机会见到。

她比谁都珍惜这次机会。

她把所有的病历资料、手术记录以及护理记录都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，把重点要点和不懂的地方都做了标记。

早上跟着季崆去查房的时候，她分外开心，抱着自己的笔记本，有点小雀跃。

一个个病人查过去，眼看就到了那个典型的病人，季崆却在门口把她拦下了。

「你就别进去了，去办公室写一下病程记录吧！」

他眼睛半阖，眼神清淡。

苏一芮的心凉了半截，咬了咬牙道：「为什么我不能去？」

他双手环胸，好整以暇地俯视她：「你进去能干什么？」

「我想学习一下这个病历，这个病历很典型，而且我也准备了很多……」

季崆打断她：「你准备了什么？把病历背下来就是准备好了吗？病历是死的，病人是活的，治病救人不是照本宣科。你无法预知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，如果病人刁难你，你怎么办？给他背一遍病历，还是背一遍医嘱？」

他言辞间的轻蔑格外刺耳，此时，他待她，比对待陌生人都刻薄。

那一瞬间，她像是被从头到脚浇了一桶冷水。

从内自外，凉了个通透。

最后，她自然没有去那个病房，她不想深究背后的原因，光是那个蔑视的眼神，就足够让她心灰意冷。

虽然她没能学习到经典的病历。但是她又似乎学到了比那个病历，更为深刻的东西。

季崆和她，真的是形同陌路了。

其实，他们当初并没有闹到不可开交的地步。

所有的罅隙都不是瞬间产生的，总是从每一个不经意的，不被重视的裂痕一点点积累起来的。

他比她大五岁。

他成熟稳重，有明确的人生规划和想要追逐的目标，她不谙世事，活得单纯跳脱。

他俩之间的契合度渐渐被剥离，渐行渐远。

她说了无数次，「季崆，你是不是不再需要我了？」

他回答了无数次，「苏一芮，你太幼稚了！」

后来，他出国，她升学。两个人，自此分开，再无后话。

她想着，自己之所以学医，就是为了跟上他的步伐。

但是，又有什么用呢？

他飞得太高，就算她跑断了腿，一样难以企及。

实习第二周，苏一芮开始值夜班了。

其实，作为实习医生，这样的夜班是毫无意义的。但是，季崆说了，这也是实习的一部分。

苏一芮想翻白眼，为什么只有她一个人的实习中有值夜班这一部分？

晚上查房结束，季崆就让苏一芮回值班室了。

「去我的值班室睡。」他面无表情地说。

说话的时候他手上还正在签医嘱，苏一芮还没来得及问，就又听见他不耐烦地补了一句：「另一个值班室都睡满了，你要不想睡，那就去护理站坐一晚上吧！」

苏一芮不傻，实习生涯开始，她最缺的就是觉，只要能好好睡觉，她为什么要委屈自己？

于是乎，她抱着自己的笔记本，冲季崆摊了摊手。

他抬了抬眉：「不是让你先去睡吗？我一会儿再去。」

「.....给我钥匙。」

「.....」

季崆把钥匙砸在她手心，黑着一张脸背过身去。

待她走了之后，他才卸下了脸上的不自然。

低头看了看医嘱签名一栏签错的那三个字，一阵阵的心烦意乱，只好一把揉了揉，没好气地说：「再打印一份，我重新签吧。」

季崆好歹是副主任，值班室确实要好一点。

干净的单人床、宽大的办公桌、舒适的座椅，有小冰箱和微波炉，还有单独的卫生间。

苏一芮太困了，并不热衷牺牲睡眠时间用来学习进取的苦行僧生活，于是从善如流地享用了这副主任级别的待遇。

睡至半夜，她隐隐听到动静。

似乎是有人轻手轻脚地走了进来，之后在她床前站定。

消毒水夹杂着洗手液的味道，还有一些说不明的清爽的气息，连带着清浅平稳的呼吸，一点点地将她包围。

是熟悉的让她安心的气息。

她刚要睁开眼，忽然感觉眼上一热，是他温热的掌心。

紧接着，便是他微微地弓了腰，凑近她，轻声地说：「没事，你接着睡。」

这久违的温柔，熟悉到让人忍不住沉迷，她迷迷糊糊地继续睡了。

后来，她感觉他拿开了掌心，但是气息依旧在，绵长温润，他似乎站在床边在看她。

又过了不久，她已经陷进了深睡眠，处在分不清现实和梦境的边缘地带。

她感觉到她的双眼再次被罩住，有种温热急促的气息缓缓接近。接着，唇上就传来了湿润温暖的触感。

这一吻，缥缈得像是梦境。

但是其中蕴含的思念和爱恋，缠绵不尽。

好像是真的样子。

第二天一觉醒来，已经是让人心头颤抖的，响当当的九点。

八点就要交班，她睡到了九点。

她飞速爬起来，把衣服整理了一下拔腿就跑。

早交班自然是结束了，她看见了白衣黑裤的季崆，干净板正，风度翩翩，在人群的簇拥下，光芒万丈。

他的眼神从她脸上一扫而过，几乎片刻都没留。

她揉了揉自己鸡窝一样的头发，自嘲地想放声大笑。

为什么？

究竟是因为什么，她会以为昨天晚上是季崆亲了她？

她自嘲地往外走，不经意地瞥见了值班表。

昨天晚上算上她一共六个人值班，但两个值班室加起来。

有.....八个床位。

6

值班室事件没让苏一芮担心太久，很快，就有其他事情冲击了她。

那就是，她被医院给撵了。

如果是正式医生，除非是特别严重的医疗事故，不然并不会上升到辞退的地步。但如果是实习医生，犯了错误，就没那么多顾虑了。

最简单的方法就是，撵出去。

打哪儿来，回哪儿去。

她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惹了谁。

直到要开所谓的批斗大会，她才明白了事情的原委。

原来是有个实习医生在给病人换药的过程中出现了点小失误，虽然并不算医疗事故，但无奈病人有权有势，非要揪着这点由头撵人。

而这个倒霉的实习医生，就是她。

医生出入病房都要戴口罩，她和胡妮娜身材又相仿，又是没什么存在感的实习医生，对于病人家属来说，给点引导，认错人很容易。

或者说，将错就错，很容易。

她这样的小透明，用来做背锅侠再合适不过了。

而这个家属，就是那个她想见而未见到的硬膜下出血病人的家属。

难怪季崆不让她跟着去那个病房，怕是早就想到了这一点。

他是在保护她。

她心口稍稍有了点暖意。

但转念一想，她和胡妮娜都归季崆管，要撵走他的人，怎么能有他的首肯？

思及此，那点暖意也渐渐湮灭了。

批斗大会开得有点冗长，病人家属态度蛮横，咄咄逼人，医生事不关己，冷眼旁观。

唯有她，被晾在中间，成为众矢之的。

尴尬，难堪，委屈，愤怒。

似乎都有，又似乎不一而足。

「小苏，给家属道个歉！」

主任发了话，有息事宁人的意思。在他们看来，她一个小实习医生，人微言轻，没有实力，自然没有脾气。

她紧咬牙关，想干脆撕破脸皮大闹一场，但又唯恐连累了季崆。

她低了头，慢慢弯下腰，轻轻地吐着肺里的浊气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但还是拼命扛着。

没关系，不就是一句对不起吗？反正说完了老娘就不干了！

「对.....」

「咣！」

会议室的门被狠狠地踹开，紧接着是季崆微微带喘的声音：

「我倒要看谁有资格接受她的道歉！」

他身上还穿着刷手衣，刚从手术台上下来的倦怠还没有散去，又带了十分的愤怒，面色就越发阴沉。

连带着整个会议室的温度都降了几度。

病人家属认识季崆，深觉季崆肯定会偏袒自己，于是乎背脊又挺直了几分，语气也越发傲慢自得：「就这个小姑娘，她给我爸换药的时候.....」

「你给我闭嘴！」季崆声调并不高，但一字一顿地从牙缝里挤出来，迫人的气势依旧喷薄而出。

他狠狠地抓了抓头发，眼尾紧绷，尽力克制着自己的怒火：

「给3床病人换药的是这个小.....哦，小胡，苏一芮从始至终都没有进过病房。我带的人犯了错，我来承担责任就好，你们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冤枉我的人，甚至擅自撵人，过分了吧！」

主任看苗头不对，赶紧打哈哈道：「大家也没那个意思，就是小胡吧，她是你马叔叔家的侄女，咱们多照顾照顾也是应该的.....」

「所以，她犯错了让别人来背锅，马院长就是让我们这么照顾的？」

「也不是那个意思，你看吧，小苏她吧.....」

季崆扯了扯领口，半阖了眼，语气透着讽刺：「她无依无靠，是个小透明，所以就活该被人冤枉污蔑？那主任你非要这么说，那我还真知道她有什么靠山。」

底下的人俱是一愣，就连苏一芮自己都愣了，暗想，他这是为了保她，准备编瞎话了？

说罢，他大步流星地向她走来，揽了她的肩，一字一顿道：

「她是.....我的女朋友。」

话音刚落，所有人不可抑止地发出了惊呼声。

苏一芮听着他胸腔传来的心跳声。

突然觉得，「女朋友」三个字，震耳欲聋。

7

季崆一路揪着她，把她拉到了阳台的拐角处，按着她的后脑勺把她按在自己的怀里。

半晌，他才捏了捏她的脸，闷声道：「我在这儿呢，难受就哭吧。」

苏一芮鼻子一酸，当真就哭了。

刚才她还觉得自己特别能耐呢，这会儿，才感觉委屈得不得了。

她哭够了，开始想到他刚才的话，有点五味杂陈：「刚才挺谢谢你，但是，你女朋友会不会在意啊？」

「那你呢？你在意吗？」季崆低笑着反问。

她摇摇头：「我倒是无所谓。」

「嗯，我女朋友说了，她觉得无所谓。」

苏一芮愣了半天才回过神来，她脑袋里仿佛点燃了一朵烟花，噼里啪啦地把她的神志炸了个粉碎。

她不可置信地指着他的手表：「她们说这是你女朋友送的，可是我送你的不是这样的。」

「一只手表戴七年，多好的表带都不抗造啊！这是我后来换的。」

「那.....」

「你能来省医院，是我厚着脸皮求来的，这是我头一次，也是唯一一次豁出去面子去走后门。」

苏一芮扁了扁嘴：「你对我那么冷淡，我还挺难过的。」

季崆恨得咬牙切齿，张嘴在她脸蛋上咬了一口：「你还好意思说我？是，我承认，为了事业，我确实冷落了你了，但是这就是你在我出国之际甩我一通分手电话的理由吗？你知道我在国外那几年是怎么过的吗？你可好，升学换号搬家做得够全，是打定主意和我老死不相往来了。苏一芮，你丫的是不是缺心眼儿啊？」

苏一芮毛都炸了，眼眶红红地指着他：「你怎么骂人呢！不许骂人！」

他一口咬住她的手指，终于收起了满身的火气，颓丧地说：「芮芮，我真的，真的，好想你！我气你当年做的，想不理你，但还是忍不住。」

「所以你故意叫我小苏，就是为了气我？故意给我排病历班，但是又想和我在一起，又临时换了班？为了刺激我，故意让我看你的手表？为了保护我，故意板着脸训我，不让我进那个病房？」

「嗯。」他老实地承认。

「你的电脑密码，是我的生日？」

「嗯。」他摸了摸鼻尖，神色不自然。

她又想了想，一脸认真地说道：「值夜班那天晚上，你还偷亲我。」

季崆的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红了起来，他把拳头抵在唇间，不自然地咳嗽了几声，支吾了几声，也没说出个所以然。

苏一芮开心地笑出声。

季崆看着她，瞳色渐渐加深，按着她的后脑勺，不由分说地吻了上去。

「亲我自己的女朋友，用得着偷吗？」

8

之后，她洗清了冤屈，但出于多方面的考量，她被调去了神内科。

她个人是不在意的，对于实习医生来说，轮转科室再正常不过了。

但季崆很不开心，他瘫在办公椅里，抬头看着她，又委屈又气愤：「你说，我把你揽到身边容易吗？你才待了几天就走！」

苏一芮摸摸他的脑袋，只是笑：「好歹咱们的关系公开了，再说了，神内神外不分家，有会诊的时候你不也能见到我吗？」

他眼睛亮了一下，乖乖地点头：「言之有理。」

苏一芮很快就适应了神内科的实习工作。

唯一适应不了的就是，季崆来得太频繁了。

当然，有会诊很正常，但是没有会诊，他也要创造条件来会诊。

三五不时地跑来神内的医生办公室，热情地咨询：「最近没有会诊吗？」

如果苏一芮正好在，那么，他眼底的笑意会更甚。

这导致苏一芮感觉，如果他有个尾巴，这会儿保不齐已经摇起来了。

某天，苏一芮被指派去病案室交病历，整整折腾了一上午。

等回来的时候，半路就被黑着脸的季崆截住了，他白大褂里还穿着刷手衣，又是刚下手术。

「我一下手术台就找你，你竟然不在，整整一上午，你干吗去了你！」他委屈巴巴地控诉，像头失宠的大型犬。

「你找我有事？」苏一芮抱着厚厚的一摞病历，脑袋还没转过筋。

她公事公办的语气瞬间激怒了他，他一把夺过她手里的病历，气鼓鼓地往前走：「没事没事，我找你能有什么事！又不是一个科室的！」

她后知后觉地失笑出声，赶紧追上前哄他：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说错话了！你别生气！」

他脚步放慢，别扭地等着她追上来拦腰抱住他，紧绷的嘴角这才微微上扬。

他慢悠悠地转了一个圈，低头看着她，想了想，还是绷不住，把头埋在她的肩窝里，轻轻蹭了蹭：「我想你了。」

两人甜甜蜜蜜地拥着，不远处传来好心人的提醒：「大夫.....你们的东西掉地上了。」

「.....」

9

不知不觉，苏一芮已经实习了大半年，她认真严谨，待人随和，不少医生已经不再把她当可有可无的小实习医生看，也愿意教她更多的东西。

而她和季崆因为上班时间不一样，以及工作太忙，见面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。

但此时，她却并不害怕他们会像从前那样渐行渐远。

因为，她正在努力地追上他的步伐。

但是她万万没想到，这样平静和满的生活还是被打破了。

这天，她正在写病程记录，手机突然响了。

但是打电话的是神外科的医生。

这个医生是季崆的一助，两个人经常一起搭档做手术。

他给她打电话，指定是为了季崆的事。

她心口一滞，紧接着就听到对方说：「苏医生，季主任下了手术就晕倒了，你赶紧来看看！」

她方寸大乱，哪里有理智去思考逻辑上的漏洞，扔下手里的工作，拔腿就往手术室跑。

进手术室要刷手换刷手衣，一套流程下来苏一芮都要急哭了。

她问手术室的排班护士：「季崆今天在哪个手术间啊？还是神外 18 吗？」

护士一脸疑惑，那句「季主任今天没手术啊！」还没说出口，苏一芮已经风一般地跑了。

到了神外 18 的手术间，果真就见一群人团团围着，她惊慌失措地挤进去，果真就看见了躺在地上的季崆。

她吓得腿都软了，扑通一声跪地上，哀号了一嗓子：「大崆，你怎么了？」

下一秒，他就睁开了眼睛，依旧直挺挺躺着，但是不知道从哪儿摸出来一个盒子。

打开之后，是一枚流光璀璨的钻戒。

他笑得贼兮兮的：「苏一芮，嫁给我！不嫁我，我就不起来！」

「.....」

「在这里，我做了人生中第一台手术，抢救了第一个病人。这个手术间承载了我从医生涯中所有的重量，手术成功后的感动也好，抢救失败后的无奈也罢，喜怒哀乐，都无可替代。

「所以，我在这里向你求婚。是因为，我在这里抢救别人的生命，但从此以后，你，就是我的生命！」

「苏一芮，我爱你，嫁给我吧！」

一片哄笑声中，苏一芮又哭又笑。

「好啊！季崆，我愿意！」

作者：瞿颜赋诗